

蘇聯小說通俗本

油船德賓特號

克雷莫大原著

桑弛改寫



前記

蘇聯裏海輪船公司，在政府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增建了幾艘八千噸的新式運油船，在亞斯特拉汗航線上擔任運輸石油。其中有一艘「德賓特」號，因為領導者的自私和無能，四十五個船員沒有健全的組織，船務日趨窳敗，弄得大家都看不起。後來經過青年團團員的努力，團結全船海員，發掘船上潛在的力量，號召作「斯泰漢諾夫運動」，就此一鳴驚人，在許多運油船中，坐上第一把交椅。「德賓特」號可說是新生了！書中的故事，有許多很值得我們借鏡，尤其是「車臣島」邊上援救失事船的一幕，那種赴湯蹈火的精神，太使人感動了！巴蘇甫指揮若定，顧養因大喊「蘇維埃海員們是絕對不把自己的同志們拋棄的！」充份地表現了蘇維埃海員的忠貞品質和崇高的忘我精神。

本書原名「油船德賓特號」，作者「克雷莫夫」。是曹靖華先生翻譯的，我是根據曹先生的譯本來改寫的。謹向原譯者致謝！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改寫者桑維

目次

第一回	委船長經理失算 誤航期舵手相感	一
第二回	電語頻喚催駁船 甲板相逢話兩聲	七
第三回	船室晤嬌妻滿腹牢騷 桿頭下紅旗一番說解	一三
第四回	改裝發動機初步成功 革除舊習慣深入檢討	二〇
第五回	借酒澆愁船員失態 有心嘲笑水手受責	二七
第六回	謀革新向人家學習 論計劃要自己努力	三二
第七回	凝神看羅盤輕言告密 考慮走捷徑當衆提議	三九
第八回	溫語規勸白晝碰釘子 蓄意破壞深宵進讒言	四五
第九回	創新紀錄報務生挨罵 上政治課指導員咯血	五一
第十回	改航綫船長推責任 起暴風技師救庫托	五七
第十一回	冒險蓋雨布忽來巨浪 倉猝修電機急搜小瓶	六五
第十二回	風驟雨急登桿繫電線 精疲力盡擁衾入好夢	七二

第十三回

嗅香味連喊上當談秘密蹙額擔憂……………七七

第十四回

巨響破空油船冒火花高聲呼救舵橋拉響笛……………八五

第十五回

詭計發命令技師代職火海伸援手勇士拚命……………九二

第十六回

膿包船長起解法庭焦頭勇士激勵同人……………九九

油船德賓特號

第一回 委船長經理失算 誤航期舵手拍馬

話說蘇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一切生產建設，都在蓬勃地進步。裏海輪船公司爲加強運油計劃，特地建造幾艘新式運油船。第一艘下水的是載重八千噸的「德賓特」號，上面的設備全用電氣的。公司經理郭鐸揚，因爲一時沒有適當人材充任「德賓特」號的船長，頗爲焦慮。想來想去，却想到統計課有個叫顧德蘇的，在沙皇時期，當過「織女」號船長十年之久，航海經驗，一定很豐富，現在雖然上了年紀，可是當船長的，確要那種老成持重的人，才能勝任。主意決定，立刻派人到統計課把顧德蘇請到經理室來談話。顧德蘇是個胖子，聽到經理傳喚，以爲自己做錯了事，一路提心吊膽的走進經理室，溜眼看到郭鐸揚臉上並沒帶着怒容，心頭便覺寬些。郭鐸揚和他握手，要他坐到沙發上去，一面告訴他將委任他做「德賓特」號運油船的船長。顧德蘇聽了，心裏很覺不高興，眉頭一皺，即想推辭，可是又怕經

理生氣，話到嘴邊，忙又縮了回去。郭錫揚拍着他肩膀笑笑道：「我知道你很有航海經驗，所以要你去負「德賓特號」的全部責任。請你馬上把統計課的事情辦移交吧，「德賓特號」馬上就要加入運油隊了」。顧德蘇到了這時候，不能不開口了，他說：「經理！我的年齡不配去做那份工作了，還是讓我留在統計課辦事吧」。郭錫揚臉色一沉道：「這是經過我仔細考慮後決定的，你不能隨便推辭，當船長只要有航海經驗，與年齡有什麼關係？統計課的事情，我已準備好接替的人了！」這樣斬釘截鐵的幾句話，顧德蘇那裏再敢推辭，忙點頭道：「好的，我就擔任了吧。」郭錫揚又握住他的手道：「這樣很好！我祝你一切順利，希望你把「德賓特」造成最光榮的運油船！常常得獎！」顧德蘇也只好隨口敷衍了幾句，就退出經理室。同事得到這個消息，都向他祝賀，他却唉聲歎氣的只是不高興。本來他很自私，個人享樂觀念很濃厚，統計課的工作很輕鬆，一到辦公鐘點完畢，便趕回去和年青的妻子喝茶談天，或是到電影院去看場電影。日子過得真舒服。現在要他離開家庭住在船上，負起運油任務來，覺得怪不自在的。再想到海上起了風暴的危險性，更使他忐忑不安。回到家裏，便苦著臉與妻子講了。他妻子不像他那樣糊塗，鼓勵他

要積極的去做，不要辜負經理好意，日後有了好的成績，完成運油計劃，政府與公司都要獎勵你的，這不是很光榮的事情麼？顧德蘇皺起眉頭道：「你還有不知道的呢，現在那種新式運油船，搬舵起錨都用電力，消防不用水龍，改用炭酸瓦斯，我實在看不慣！」他妻子道：「現在什麼都在進步，運油船當然也要有新的設備，舊的要淘汰了，你的思想要跟着時代前進才對！」顧德蘇道：「我在統計課辦事並沒錯誤，經理偏要我去當船長，真正弄不懂！」他妻子笑道：「這還不是因為經理知道你是一個航海有經驗的人！你快放出勇氣去幹吧！」顧德蘇當然只有去幹。可是他到了船上，却整天躲在船長室捧住一本厚厚的書看，看倦了便打瞌睡，睡醒了便再看書喝茶，不輕易到外面走動。有時海上風平浪靜，偶然高興，才出來到舵橋上站一回，與正舵手賈次基談幾句。『德賓特』號全船四十五個人，只有賈次基和他最接近，他也最喜歡聽賈次基的話。每次船期誤了鐘點，顧德蘇給公司裏來電報申斥後，賈次基就來湊趣講幾句使他寬慰的話：「船長！在海上航行的船隻，難免要誤期的，沒有多大關係，好在經理與你有交情，更不用擔憂。」顧德蘇用手帕擦擦肥胖的脖子道：「我原不喜歡在這船上，最好調回統計課去。」賈次基在船長室出

來，便去告訴副舵手夏良鼎道：「老頭子又挨到罵了，這種懦弱胆小的人，怎配當船長？這條船無論怎樣搞不好的，大概每次挨罵就是他的成績！」夏良鼎雖也知道船長缺少辦事能力，却很明白賈次基是怎樣個人物。當時只對他笑笑，沒講什麼。船上情形弄得很複雜，沒健全的組織，各自爲政，你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也管不着。船期每次延誤，船長聽憑挨罵，從不追究責任，也不公開檢討，就這樣因循下去。那些同在一條航線上的運油船，成績都不錯，一艘「加馬利」號却能超額完成任务，常常得到公司的獎勵，報紙上也刊佈他們的消息，很是光榮，人家提到運油船，便翹起大拇指讚一聲「馬加利」號。只有「德賓特」號是最落後的一艘，誤期是家常便飯，規定的運額不但不能完成，而且欠下兩萬多噸。人家稱讚過「加馬利」號，接上便說「德賓特」是艘丟臉的油船，沒有一次不誤點，看來船上的人都是飯桶！其實「德賓特」號的船員，只有少數是壞份子，假使有好的領導者去領導他們，自有好的成績表現出來。無奈船長是沒法改造的糊塗虫，他也曾聽到過外界的批評，但他只有乾歎氣，不想法改進，聽任各個機構鬆懈下去。正舵手賈次基值班時，吊而郎當，敷衍了事，下了班便在自己房裏喝酒睡覺，或是到船長室講些使願

德蘇愛聽的話。同伴一個也不在他眼裏，也不願與誰多講一句話，人家也不肯和他接近。摩托手顧賽因，年青力壯，做事負責任，也肯幫助別人，只是他過去因為酗酒滋事，被青年團取消團員資格，怕人家談論他，遇事便不肯上前。可是他替這幾艘運油船可惜，同時也恨着船長無能，和賈次基的卑鄙，很想找個事端痛快快挨他一頓，再離開船找別的事去做。遇到他實在耐不住時，船到碼頭碇泊，便上岸喝酒，喝醉了就大發牢騷，罵船上都是烏合之衆，做不出好事情來的，跟這些人在一起，真正倒楣。他還恨着主任技師巴蘇甫，說他瞧不起人，好擺上司架子。這話未免委屈了巴蘇甫，他倒是一位耐心苦幹的技師。自從到了船上，不論該不該他去值班，總是守在發動機邊上，微彎着腰，對兩架發動機看着，忘記了疲倦。睡覺的時間也很少，眼球上佈滿了紅絲。平時不喜歡多開口，但遇到摩托手值班遲到時，便要瞪着眼道：「你沒睡舒服吧？再去睡睡足，這裏沒有你，一樣能夠開到碼頭的！」顧賽因從沒脫班，也沒挨過罵，但是兩下很少機會談話，無形中有着障礙似的。船上有五個青年團團員，都是復員的紅海軍。他們很瞭解船上腐敗情形，不時在開會檢討，可是參軍開會的不會有第六個人，他們老是關上房門講一通，所講何事，

除了他們沒別人知道，別人也不向他們打聽。一位政治副指導員布季，是個生肺病的人，除掉上政治課，總是躺在房裏休息。副舵手夏良鼎，一下班即躲在自己房裏開留聲機，學習舞步，什麼事也不在他心上。那個上了年紀的水手長杜嘉樂，只顧自己做事，把他應做的做得有條不紊，別人有什麼問題找他商量，他就懶得開口，在這般情況下，這四十五個船員，簡直成了「一盤散沙」！那有希望做出好的成績來。後來弄得碼頭上裝卸部份與駁船上的人，都不積極和他們合作，往往無緣無故在碼頭上耗費上一二小時。船長給公司來電報挨罵已經成了習慣，賈次基在他邊上勸他不必介意，也成了一種老功課。「德賓特」號是一艘最壞的運油船，已無法否認。船上許多人都覺臉上無光，缺乏信心，有的已在打算另找出路，有的索性想開小差，一走了事。對於船上發生的各種困難，却沒一人提出來共謀解決。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書中交代。

第二回 電話頻喚催駁船 甲板相逢話病根

却說那一天「德賓特」號又是遲到。季節風把雲層壓得堆起來，接着花花地下着雨。無線電員馬加洛坐在電報房裏對着發報機喊着，要亞斯特拉汗碇泊塢趕快派駁船來，一遍兩遍喊過，却不見駁船的影子，時間白白的耗費着。馬加洛沒法，只有在發報機跟前三遍四遍的喊過去，喊得冒上火來時，不由低聲罵了一句。主任電氣技師兼船委會主席柯德尼在窗子外面問道：「叫通沒有？」馬加洛取下耳機道：「我這樣喊着，再要叫不通時，一定是機器損壞了。」柯德尼皺皺眉道：「這條船上的情形，愈來愈惡劣了，要是我有主權的話，船長、舵手，一切不負責任的人，都給我滾出去，另外去找人來幹，天下那有不能克服的困難？」馬加洛在收着電報道：「真是笑話，岸上那些人也是渾蛋，竟然把電報弄錯，我們的駁船給「加馬利號」帶去了。你想，我們的損失多大？」說着，長長歎了口氣。柯德尼道：「那些人簡直有神經病，有心和我們「德賓特」開玩笑，人家船上一次次得獎，我們連夢都不用做了。得不到獎還是小事，還要給人家當笑話講，到處傳播着，真使人難受

啦！」馬加洛無聊地用鉛筆在紙上畫着，笑笑道：「我喊了半個鐘頭的駁船，這樣耗精力，有誰知道呢？我們這條船，常常打岔，一個月差不多運五萬噸油，還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柯德尼道：「你的話很對，少運五萬噸，只會多不會少的。」馬加洛放下鉛筆道：「還有一樁笑話哩，昨天裝油的時候，竟忘記把壓艙水抽出來，就把油往艙裏直灌。後來去報告船長時，他嚇得渾身發抖，手足無措。買次基却教他向國防部運輸局的代理人扯謊，說是抽水機出了毛病。真糟糕透啦！」柯德尼搖搖頭道：「這真是天大的笑話，「德賓特」不是運油船，而是變成笑話製造所了。唔！我告訴你，那位政治副指導員，真不錯，可惜他有肺病，又不懂航海術，也不便干涉船長的命令，要不是這樣，船上的事情，他都想去動手幹一下的。」這時馬加洛又抓起鉛筆在紙上畫了個潛水夫，一邊說道：「柯德尼！我們不如離開這裏吧！到埃普倫撈船隊去，也是樁很好的工作啊！」柯德尼四下看了一眼道：「我們是黨員，不能隨便離開這油船的，假使那樣做了，不是比非黨員還要胆怯嗎？」馬加洛看了他一眼道：「你是怕他們不允許你走嗎？不妨到區黨部去試試。再教我勉強在這裏幹下去，實在沒有胃口了，你想，精神上多少痛苦？」柯德尼雖給他說

動了心，却很堅決地說：「也許這裏的事情往後會調整好的，你暫時安靜些吧，我是船委會的主席。且待到了事情真沒辦法挽救的時候，我們再作計較好了。」正說時，只聽甲板上響起了一陣腳步聲，他們連忙閉住嘴。待那腳步聲去遠了，馬加洛才低聲說：「巴蘇甫匆匆的走過去，不知聽到我們的話沒有？」柯德尼道：「也許聽到的。」這時候駁船已經駛來了，船上忙着裝上抽油唧筒，把油艙裏的石油卸到駁船上去。巴蘇甫因為悶慌了，便在甲板上扶着欄杆閒眺。水手長杜嘉樂在他邊上站着，忽然搖搖頭道：「這裏的海真不好，行船太不方便。就說亞斯特拉汗碇泊場吧，以前有很深的水，現在吃水二十尺的船，過了海豹洲就够危險了，那裏簡直沒有航路。」這話巴蘇甫聽得很仔細，他看了杜嘉樂一眼道：「這有什麼要緊？我們馬上動手把海底挖深二十尺，航路便有了，油船便能開進亞斯特拉汗碼頭了。」杜嘉樂給這幾句話引得笑起來，不由脫下帽子，摸一摸禿腦袋道：「你是無所不能的人，一切都覺得很容易。告訴你吧，許多有學問的人絞盡心血，對它都沒辦法，你打算用什麼方法把海水擋開去挖海底？」巴蘇甫却把要回答的話縮住，自願走到一邊去。杜嘉樂望着他後影在微笑，笑他自不量力瞎說一陣。可是巴蘇甫正在出神地

想着一切，杜嘉樂對他做什麼事情，根本不在他心上。這時船上的卸油工作已經完畢，值班水手們用布帶在洗刷甲板。水手郝列夫挾着一個六絃琴到船尾上去彈着唱着，自得其樂。巴蘇甫雖在近邊站着，却像沒聽到郝列夫的琴聲歌聲。他有心事，他想把船上的工作從頭做起，積極的推動一下，只是他感到沒有人幫助，手下三個摩托手，顧賽因老是陰陽怪氣哼曲子，郭若夫和葛沙良做事不起勁，吊而郎當，工作打那裏着手推動？要想當衆提議，船靠碼頭時，大家不要上岸，把發動機澈底改裝一下，只怕人家反對，只好仍舊悶在肚子裏乾急。正在這時，政治副指導員布季扶着艙壁走了出來，他嘴唇發黑，兩腮通紅。巴蘇甫忙說：「你在生病，房裏躺着休息休息吧，少出來辛苦！」布季掙扎着走到他跟前道：「我在裏面悶得慌，還是出來談談的好。我真恨哩！身體壞到這個地步，不能多做工作。自己也算有工作經驗的，在這裏的任務又不大，偏是不能如心如意的去做。」巴蘇甫道：「這條船已經少運那些噸數的油，速度特別小，常常誤點，上油時，又要無端耽誤時間。看上去，大家都很忙很盡責，却有那些缺點改不掉。」他說時，也顧不到政治副指導員在生病，不能多受刺激，說完又重重的歎了聲。布季咳嗽道：「這是我的錯，不該

在這時候病成這樣子，希望你們努力些。」巴蘇甫道：「不錯，我們黨員該負起這個責任，船是新下水，一切設備都是新的，只要着手改革，還來得及補救，就是人的問題太嚴重，不容我去推動工作。船長是個好人，一有事情發生，只會急得掉眼淚。」布季點頭道：「你的話真是對症下藥，我們能教這些人改過來嗎？他們能積極去幹嗎？」巴蘇甫在鼻子裏哼了聲道：「難哩！如果可以的話，我早就發動了，也不用現在這樣發愁。在我們船上的人，都不把任務放在心上，也沒努力工作的念頭。有人說是烏合之衆，這話並不冤枉。像「加馬利」號就好了，全是復員的紅海軍，做起事來，大家聯繫得很緊密，半點也不放鬆，最近又得了一次獎。我們船上的人，誰肯那樣做？只知道各掃自己門前雪罷了。簡單些說，能使他們知道自己最壞的人，永遠得不到獎金的，着着實實刺激他們一下，才有……」布季打斷他話頭道：「不對，他們不一定是爲了錢，在前綫打仗，難道也爲了什麼獎金？是爲的自由，爲蘇維埃政權拚的命啊！這裏也與前綫一樣，也在打仗，運不到石油，就沒有汽油機器油，飛機與拖拉機都不能開動了，這影響多大？這裏面的道理應該讓他們知道，積極地推動工作。不能說他們烏合之衆，工人，無產階級都是自己弟兄，他

們即使不識字，也會懂得革命道理的，懂得革命道理，就會發揮自覺心。我的話，對嗎？」巴蘇甫道：「怎會不對呢？我以為運石油比前線打仗更重要。無奈他們毫無責任心，值班時候居然瞌睡，靠了碼頭便上去喝酒、鬧事。一塊抹布竟會掉在注油機裏，你想那種人够糊塗吧？和他們談運輸意義，只怕得不到多大效果。」布季吃驚道：「你是瞧不起他們嗎？巴蘇甫。」巴蘇甫道：「我沒這個意思，都是自己弟兄。船長和正舵手他們就不同了，他們的情形很複雜，不容易弄得好的。」布季沉吟着道：「複雜是意料中的事，假使我們來發動一下競賽，或許能好轉過來。」他說到這裏，掏出火柴來打算吸煙的，巴蘇甫一把奪下火柴，笑道：「指導員，你忘記了甲板上不能吸煙嗎？」布季紅着臉道：「真是該死！只顧得談話，竟將甲板上不能吸煙也忘掉了。」說着，他們一起走進船艙去，繼續討論怎樣去進行工作，使「德賓特」的名譽恢復過來。欲知「德賓特」船員如何競賽？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回 船室晤嬌妻滿腹牢騷 棹頭下紅旗一番羞辱

却說「德賓特」號靠了碼頭後，船員們都乘三小時的碇泊時間上岸去消遣。政治副指導員躺在房裏睡覺。巴蘇甫好像沒有知道船已經靠岸，仍在機器間對着發動機呆看。船長在船長室和青年嬌妻在談話。他妻子告訴他外面對「德賓特」號的批評很不好，日後公司裏一定要處分他。顧德蘇聽了這話，手脚有些發抖，抓了塊手帕在脖子上擦着道：「唉！這有什麼辦法呢？每次都是誤點，昨天又是這樣。買次基教我打電報給公司裏，說是天氣不好，中途遇了風，其實只有一些和航行無礙的小風，沒法，只好那樣發了個電報。有好多地方我出不來力，譬如那邊的駁船，我們的船到了，偏偏不駛過來，由我們乾耗時間。還有抽油機也出毛病，耽誤着卸貨，我怎麼管得了許多？再有一樁，我更覺沒辦法處置，就是船上那些船員們，不是懶漢，就是酒鬼、流氓。政治副指導員又生着肺病，躺在舖上的時候多，彼此難得見面。主任技師好像是我的對頭冤家，和我沒講過一句好聽話，却不時在找我岔頭。我不是在當船長，簡直在受罪！」他妻子道：「你要想出辦法把許多困難克服的，